

讀

畫

錄

讀書錄序

侍郎周櫟園先生捐賓客已十有七年嗣君燕客以濟南郡丞來攝篆淄川淄川故僻壤旣枕車蠲稅息訟課士讀法一切病民之事皆報罷而間督治一二游閒不事事者民氣大和乃出先生所手著如讀書錄諸書將壽之梓以行世余於溪村銷夏之餘得受而剴覽焉旣卒業掩卷而嘆曰有是哉先生之好士也古今好士者推孟嘗平原信陵諸貴公子蔑以尚已若張釋

之鄭莊又其後也跡其一言之諾動至刎頸以報雖諸貴公子之好義有以激之哉亦其人固足多耳然千人數千人中所傳者纔一二人卽此一二人者大率鼓刀賣漿隱市門蒯緱落魄者非所謂珠履帶劍翩翩稱上客者也獨怪此數人以外其千人數千人者類皆朝夕飲食貴公子所姑無論作繪卽圖雞走狗投壺蹴鞠有此一二事亦可傳而亦未嘗有也借云未及傳之則區區雞鳴狗盜者而亦傳矣當時之所

謂雖處囊中其未立見者其未果何如耶微獨
其可傳者也卽此千人數千人其姓氏亦不知
誰何而安望其他間有知其姓氏如博徒毛公
賣漿薛公業知其爲毛公薛公矣若毛公薛公
何名世亦安得而知之耶今櫟園先生所錄不
徒以繪事著大率皆急人之急義不苟爲然諾
者匪是客卽達官長者不得從先生遊先生不
獨詳其姓字與其解衣盤礴躊躇滿志一技之
得意者且併其杜戶嘯歌影語時而皆傳之虞

翻所云得一人知己死可不恨者抑亦可以不
恨矣乎而況生則揄揚之死則經紀其後事者
比比也而且梓其詩文逸事以示後世如先生
者視戰國諸貴公子以彈鋏有無執轡久暫爲
恭謹者何如耶且諸公子雖好客非龍門子長
爲之傳雖公子亦未必傳而況其客卽傳矣龍
門子長之傳之豈諸貴公子之傳之耶今先生
之好士殆合龍門與孟嘗平原信陵爲一人甚
矣哉先生之好士也獨是先生既往余有顧陸

之友錫山呂芳生蘇臺顧荇文梓岳王子遜者
遂不得先生之文以傳是爲恨耳記先生觀察
青州時以事臨淄川余與司寇高念東先生觴
先生於翟義園副使第中先生從念東先生筵
上見余所作一詩急誦急顧余一若識余之晚
者歸青州語其嗣君謂於淄識某迨十餘年所
嗣君燕客郡丞劄中爲余言之茲披讀斯錄猶
如奉卮酒承色笑時也而歲月荏苒已復二十
餘年矣淄川豹岳唐夢賚拜題

讀畫錄序

予過龍江見先生時值先生作畫人傳畫人或
存或亡凡爲先生所及見者率記其梗概詳略
惟意一若傳以阿堵譬畫家之寫生然今距七
八年畫人存者若梅村虞山浮廬一輩復相繼
亡去而先生亦逝矣方先生未逝時忽据所爲
文付之樵蘇旣而悔之雪客承先人遺志重輯
先生集而傳稍闕略且有虛列其名者予再過
龍江晤雪客於遙連之舊堂得重讀是傳而記

以數言夫烟雲木石非一定之情禽魚蟲獸悉冥頑無識然而含黃把炭衣解磅礴極天下賁命之氣選蠕之狀悉見之筆端而形於腕下何則其生全也先生以寫生之筆使畫人各有以全其人生猶憶先生傳老蓮旣已徵事及予復就予考晰以辨其實令片言所至畢睹其毛髮而後已今予集亦傳蓮而當時報先生書具在也夫先生之虛枯吹匿何如哉乃先生已逝而親見先生寫生者終不得寫先生生如先生之

寫盡人則其撫遺文而泫然者也西河毛姓拜

手謹題

讀畫錄序

畫之興也其與書契並始乎在昔結繩既久河洛孕靈開萬古文字之祖卽開萬古圖象之先故六書之義首曰象形畫已濫觴於此矣有虞氏之十二章夏后氏之鑄鼎象物皆此義也其以山水爲畫則自宗炳始炳之言曰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是以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豎劃三寸當千仞之

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故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此畫家山水所自昉也自是而後高人曠士用以寄其閒情學士大夫亦時抒其逸趣凡皆外師造化未嘗定爲何法何法也內得心源不言本之某氏某氏也興至則神超理得景物畢肖與畫則得意忘象矜慎不傳亦未嘗以供人耳目之玩爲已稻粱之謀也惟品高故寄托自遠學富故揮洒不凡畫之足貴有由然耳唐宋而下始有簪筆而供御尚藝

以名家者然或位居左相馳譽祗擅丹青身本
畫師能事不受逼迫此豈區區一技自鳴者哉
宋立畫學遂進雜流猶令讀說文爾雅方言釋
名等篇各習一經兼著音訓要得胸中有數十
卷書免墮塵俗耳風會日下此義全昧一二獨
本家傳師授展轉模仿無復性靈如小兒學步
專藉提攜纔離保姆立就傾仆矣昔人有云山
水不言橫遭點染筆墨至貴浪被驅使豈不冤
哉然而錚錚佼佼正不乏人多在冠蓋之中或

饒世外之侶大約不以此市利者乃能於中得解更不以此博名者正於此道大有神會耳樂園先生飛颿學海掉鞅詞壇著述等身不脛而走至於繪事尤多賞心予嘗見先生所哀唐宋諸家手蹟神奇變化觸目怡神信雲術之靈函重龜之瓊秘也下逮時賢咸加徵集凡海內之士有以一竹一木一丘一壑見長者無不曲示獎借收之夾袋而海內之士凡能爲一竹一木一丘一壑者亦無不畢竭所長以求鑒賞數十

年中所收不下數千帙於是拔萃選尤裝潢成冊一時名流多爲品題此讀畫錄所由作也蓋先生于役淮陽舟中多暇乃取前冊信手繙閱隨意所至爲立一傳或記相立之因緣或敘作畫之始末或詩或跋或繁或簡不獨山水之神情躍躍欲現卽作山水者之面目具在寸楮尺幅中矣然亦有至交密友或翻缺焉者則以扁舟旣達酬應遂勞未免以公事奪其閒情青鏤分於赤牘耳見者多以爲先生未竟之書而予

謂卽先生已成之書也蓋先生意中所欲言筆下所肆及已露一斑引而伸之聞一知十豈必人人立傳乃稱全書哉昔阮孝緒傳寫士有人所共知而未必具載乃其所載或翻出人擬議外者禪家叅悟不灰言下畫家筆墨不墮蹊徑高人會心正自如是固不得以定法求耳然則得先生之意以讀畫當不墮作家雲霧中得先生之意以作畫必不以神化讓古人矣繳山張

遺瑤星拜誤

庚戌之春先大夫既盡焚生平著作之書見棄後

不孝沒等

復收合梓之維其中尚有未

備然大半皆追憶平日面訂者未敢以意爲增減也至讀畫錄一編則先大夫所未付之丙丁而歸然獨存者憶先大夫嗜畫三十年集海內名筆千百頁裝成卷冊每出載以自隨督糶江南時乘一艇按部錫峰虎阜廣陵瀕水間輒自展玩所見佳山水有髣髴圖畫中者益復欣然自得因憶某幅出某君筆某

君家世里第及與所訂交爲先大夫染翰之
時之地旁及顏言品藻一軼事一雅譴俯仰
今昔不去於懷輒隨所觸會筆之於篇久之
稍稍成帙其間未及涉筆尚十之六七焉雖
生平所極賞譽時時繼就之者亦或且置姑
俟之徐徐云以其闕而未備猝不成書雜亂
紙破硯中故未燼之一炬耳而後等於手跡
旣湮之後從敝篋中收拾遺編乃獲登茲一
帙不禁悽愴泣下曰思其飲食思其嗜好彼

何人哉聞之善事先者梧捲小物猶以手澤
之存而不忘慎守矧先大夫性情所託者乎
於是舉而謀之梓或曰闕而未備矣梓之母
乃啓人遺憾乎曰古之高人畸士姓名不傳
於世行事不著於時者豈少也哉傳其所及
傳而其所不及傳者大略可想焉則予先大
夫之傳盡人也安在不傳盡天下古今之真
盡人也耶

時

康熙十二年重午後十日不孝男在

都

延

校

建

青

記於聚

莊廬舍

讀畫錄

卷之一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浚編次

李君實

李君實太僕日華一字九疑別字竹懶予向未見先生畫讀先生恬致堂集紫桃軒雜綴及畫媵始知先生精繪事遍覓其手跡不可得後見先生與董獻可札子云頃在貢院中偷讀古人書意味決心有欲起舞者大都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

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
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爲主極服先生
議論愈思見先生筆墨後在都門北海孫夫子
以先生畫帙一冊見貽已浙游又得先生數幅
先生畫以意少變北苑而其源則實出巨然僧
梅道人蒼鬱秀潤併極出藍之妙至於題畫諸
詩諸跋一語兩語皆妙極形容坡公之後未易
得其匹也而最愛其題畫諸絕一絕有一幅佳
畫有三數幅佳畫擇其最愜鄙衷者錄于後

題畫

霜落蒹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擬
將人去茶熟香溫且自看

爲五章甫圖

黃葉陂溪隱

釣舟蓼花瑟瑟水悠悠鷓鴣睡熟漁翁醉偷取

瀟湘一段秋

寒江待別圖

雲去蘭亭雁影孤凍痕浙

浙上靡蕪噓呵滴得梅梢雪爲寫江干待別圖

題画與曹允大

黃石堆牆竹埽雲澗流花落去紛紛讀

書聲到樵人耳樹擁峰廻又不聞

題画小卷

江上孤

吟欲暮天一舟橫渡草纖纖柳花飛盡黃鸝啞

只好低頭聽杜鵑

題画與沈子廣

烟中浦漱出復沒霜

外柳枝疎又斜秋色不禁初到眼偶因洗視立

平沙

題画高孟奕扇

卜築新開水竹扉日斜烟樹望成

圍數聲柔櫓蒼茫外多是尋僧訪鶴歸

題陸開田扇

石田茅屋入雲峰一帶清溪漱玉龍隱者近從

王屋至天壇移得小虬松

題画蠶紙與張霄雨

雪後茅堂

護曉寒酒餘呵筆佐清歡不須更簇閒花草凍

柳梢雲已耐看

題画與沈子廣

雨寒松閣恣高眠夢入

金庭陟紫烟七十二峰多忘却聽泉剛記到開

先

題画與沈子廣

帳掛玄綃烟霧真簾波矗矗水涵星

碧雲不動高天迥夢遶廬山九疊屏

與沈翠水論繪事因

題所画便面

烟沙漠漠夕陽餘野樹酣霜水溜渠何

處秋光閒入夢琵琶亭子對匡廬

画沈明允扇

秋林

薄處見山巔霜樾烟柯指顧便小作沙坳容野

艇空明留與白鷗天

白描梨花

雨香雲淡月霏微薄

薄鉛華淺碧衣却似道山春宴罷水晶簾下拜

安妃

小幅度與熊逸

山亭放眼入遙天疊疊春沙萬井

烟闌草踏青兒女事且教留住賣花船

題画霜扇

柯霧樾冒寒流上有高人讀易樓鈎處每教雲

氣掩不令聲跡認羊裘

題面褚絹小幅

柳淡波寒春事

遲雨晴剛得曬鷓鴣社回故作閒風調醉手離

岐顛釣絲

甲子二月訪陳眉公先生泖上阻風朱涇寫風雨維舟卷

江店酒

香花正機午潮初上碧連空蓬籠暫掩蕭蕭雨

柳外晴霞一縷紅

乙丑三月三日北上伯遠送余至京口舟中無事爲寫小

景

雲林興寄轉高孤老木虛亭傷太湖曠朗不

容塵隔斷一痕山影淡如無

溪山入夢圖卷做大癡

釣罷

輕舸且蕩烟遠山遮盡近留巔不須更怯冬簪

雨江樹低梢好繫船後之人暮先生不得見先

生筆墨者讀諸絕句先生之畫滿四壁矣

董文敏

錢虞山嘗言董文敏最矜慎其筆墨有請乞者多倩他人代之或點染已就僮僕以贗筆相易亦欣然爲題署都不之計家多侍姬各具絹素索畫稍倦則謠詠繼之購其真蹟者得之閨房爲多冊中數幅皆其極得意筆山陰祁止祥題石洞生雲根觸膚雲自至壁壘雄怒飛只作等閒事孫阿漚題元人評高彥敬在子久山樵之

上豈非以氣韻勝哉玄宰先生一筆一墨真足
度世神品不如逸品于此益信倪闌公題每歎
世人輒學倪迂不能引鏡自窺何以爲貌雲間
先生嘗云不讀書人不足與言畫夫豈欺我

吳梅村

吳祭酒偉業字駿公晚號梅村不多爲畫然能
萃諸家之長而運以己意故落筆無不可傳者
北海孫寶仍題曰吾師風流文彩照映海內其
秀如廬岳千尋其遠如蜀江萬里閱此一往如

侍顏色毛卓人題婁江秋雨聽潺湲東澗西田
自往還此中招隱無人到叢桂風生月滿山楊
大鶴題野橋流水樹濛濛獨看雲峰曳杖尋忽
聽上方鐘磬落空山何處有知音

葛震父

葛震父一龍洞庭人久客秣陵晚得一官不能
行其志棄去仍歸秣陵行書妙極一時臨池之
餘偶及繪事寫生酷似白石翁有十集詩行于
世家故不貧散金結客晚年金盡好客猶不已

常于滁陽道上值二三故人北還欲有以贈之
顧囊中無一有也乃一一書借券付之約曰他
日相過當一一償此但希免子錢耳時人笑之
然頗有哀其志高其義者震父與大梁林宗張
先生侯官能始曹先生善皆年七十三沒余集
三先生手蹟都爲一卷顏曰三七十三先生手
蹟寶藏之

趙文度

趙文度名左華亭人與董文敏同郡同時筆墨

亦相類世人謂開松江派者首爲屈指然無筆
不自古人中出非時輩可及也吳梅村題云梅
道人有此圖峰巒險絕人物叢萃爲收藏家所
賞此幅蕭疎見長散乘小果自足証道不必學
如來面孔也周廣菴題翠帚春風想見張緒當
年元微之云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頑榦纖
枝爲近人埋沒不少方敦四一絕云雙樹孤舟
靜山空鳥不喧爲詢垂釣叟曾否是桃源

李長蘅

李長蘅流芳嘉定孝廉與婁子柔唐叔達程孟陽同以品行詩文重于時世所稱爲嘉定四先生者是也長蘅與孟陽皆工畫長蘅常語虞山云精舍輕舟晴窗淨几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虞山笑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在都門孫伯觀雞樹館遇曲中一姬度曲公心賞之作一畫相贈姬攜回張室中海內文人游都門者無不往觀姬遂成名王西樵題長蘅小幅云壓雲突兀一峰蒼石路寒松共

渺茫莫怪丹青足詩意詞人解識李流芳方田
伯題幾家茅屋翠微橫石壁疎林無限情絕少
人行向山峪儼然古刹有鐘聲談長益曰長蘅
僅一北上遂謝公車往來湖山謂可終老不意
遽返道山每遺遺墨想見其人

姜周臣

姜封翁周臣思周錢塘人抱瑰異才入京師無
所遇縱於酒縱於畫山水花卉皆多奇致醉後
逞筆尤英爽自異也人索其畫者不恆得或怒

晉人曰若輩安足知余盡顧酒錢乏則又急作
一二幅與裝潢人郭華陽郭則跪進酒資酒資
既足復傲睨不肖爲人作或怒晉人如故以故
其盡益貴重至其子真源公以進士爲名侍御
公之盡益不可得見矣公豁達不羈好雅謔常
於筵間命人演劇至相關處輒嗚嗚泣數行下
座客詢之曰少年鄙高冠理學不足語與一二
同人間復登場今老矣幾日春風遂非年少聲
音易觸徒羨他人乃知髀骨之痛唾壺之嘆了

不異人耳聞者羨其達

陳旻昭

陳旻昭侍御一字涉江法名道昕江寧人性豪
爽事親孝交遊廣詩文古崛精繪事爲諸生時
極爲余鄉鄭潛菴撫軍所知長齋繡佛以報恩
三藏僧舍爲家非大故弗歸諸衲子爲修羅屈
抑者輒白公直之公護法亦如護己腦目癸未
成進士登第後門無懸額第無杆旗堂無優伶
室無妾媵旣斷葷血未嘗以衆生肉食客餉客

余嘗曰涉江淨人故多淨筆每覽其畫輒引人
坐清淨地涉江作畫不名一家畫成必自題其
上雖三數語亦成一佳文長篇勿論矣張稚恭
曰東坡論畫謂筆略到而意已俱觀涉江畫卽
筆不到處意已先矣涉江著作甚多皆零星未
及鈔訂同里錢季水藏之又秋柏五七言詩四
百首亦未刻余獨不喜其梅花詩而時人乃競
和之涉江一切都捐獨於古小小玩弄物不能
忘情不肉食不飲酒而見客飲雖終夜不厭倦

酒間時出滑稽語使人絕倒家大人與涉江善
嘗云於岑寂無聊中時憶此老妙舌

魏考叔

魏考叔之璜工山水可稱能品老年筆尤蒼勁
顧文莊稱其筆法秀美姿顏媚弱有不勝羅綺
之態殊不然也淡墨花卉頗有天然之致此則
可據勝場矣余猶及交公蒼顏修髯似渡山老
煉士望之使人肅然起敬少孤貧匿影閉門日
事盤礴天性孝友養老親撫諸弟皆取給於斗

指不肯干人當時留都士宦比於北往來舟騎
尤夥慕考叔者無不造其廬考叔一無所報謝
惟招之飲則往清言獻酬坐無考叔弗樂也年
近八十卒於秦淮水閣冊中皆七十餘外爲予
作以余喜其花卉故較山水爲多考叔行書撫
聖教序楷倣歐率更別有卷軸公詩如問朗公
病短榻延朝夕孤燈伴死生贈友載見一回老
相逢各盡歡皆爲人傳誦 考叔尊人堯臣亦
工畫尤精人物神像今天界殿後壁洞神官斗

母殿壁尚是其手筆見者謂非近今所能辦考叔周睟曰其尊人臂之嬉有叩戶者趨應之則吳門友人寄畫筆至考叔手之堅不捨尊人歎曰又一畫工矣柰何

魏和叔

魏和叔之克考叔弟更名克亦工山水寫水仙則妙極今古子百雉都與予爲文字交嘔心爲舉子業卒不博一青衿弟叔夜名珠亦有聲菰苑不得志塲屋僅博一貢皆鬱鬱死

鄒滿字

鄒滿字典吳縣人客遊金陵遂家焉君盡筆意
高秀絕去甜俗一派故足俯視餘子家貧能自
行其志嘗以除夕視餅粟餘升許復覓枴櫨數
枝爲二親一日供凌晨出郭外登雨花臺高歌
竟日逮暮而返居平客至脫冠自汲以供茗椀
所居東園水濱友人胡念約爲構小閣顏曰節
霞賦白日掩荆扉以見志不妄就人所往還葛
震甫一龍顧與治夢游劉今度象先程望尼希

孔數人而已與予從兄敏求北屋居余又交其
子喆故余得其山水寫生大小幅獨夥

鄒方魯

滿字仲子喆字方魯畫宗其父圖松尤奇秀守
節霞閣敬事父友謹慎保其家予北還贈以詩
板橋花隙種桑麻織屨先生恠憊家只識前修
真寂寞應知後美賤繁華關心明月人千里過
眼烟雲盡一又肯羨東鄰釜底熱寒門久已節
松霞母沒能盡禮會葬多名士

朱翰之

七處和尚卽朱翰之睿曾也以畫名江南者六十年秣陵畫先惟知魏考叔兄弟翰之出而秣陵之畫一變士夫衲子無不宗之晚乃削髮從芑芻遊自名七處人稱之曰七師數椽南郭外蕭然瓢笠不肯輕爲人落筆但數過諸蘭若衲子有求必應冊中皆當時在維揚爲予作者其在高座寺作者則絕筆也方與三曰凡作詩文字畫須楷墨之外別有生趣迎人令閱者目動

心搖始稱快筆然又非狐媚取悅須極蒼古之中寓以秀好極點染處見其清空始稱合作七師畫吾無間然子常曰每展七師畫覺一冷面老瞿曇立於吾前師望八始寂去沒後片紙尺素人皆以多金購之並南郭諸衲子所有皆爲人索取殆盡近則贗筆紛出矣子知鄒

朱知鄒

朱知鄒字思遠翰之先生子也幼與陸河三魏百雉汪子白羅星子高康生予從兄敏求及余

爲同硯友思遠才獨傑山頗有文譽晚乃棄去
諸生工畫力學爲詩畫與尊甫並有聲詩頗奇
鑒予常詢翰之先生畫於君君曰家公筆下只
是打發得開余曰打發得開何足云君曰君到
打發不開處始思吾言世間生死大事以及文
章經濟到絕頂處只是打發得開耳君謂有他
異耶予甚肯其言君自北回佚馬傷足不良於
行攜妻子入溧水山中或名璆或名遠或字遠
公窮甚衆悲其志偶入城病卒於承恩僧舍中

友人殯之詩數卷板行與未鐫各半其子藏於家子亦能畫近聞人魏惟度刻詩持不知何從得思遠作極賞之自云恨不見其人亦思遠沒後知已也惟度集中稱遠公余仍作思遠廿年來屈指同人惟星子康生與余存耳追念宿昔之交故不忍從其晚更之字云

陳章侯

陳章侯洪綬字老蓮亦字老蓮其稱悔遲則甲申後也方伯公之中子章侯畫得之於性非積

習所能致昔人云前身應畫師若章侯者前身
蓋大覺金仙曾何畫師足云乎人但知其工人
物不知其山水之精妙人但訝其怪誕不知其
筆筆皆有來歷有過平陽水陸社見吳道子真
蹟數十幅歸謂人曰人言章侯杜撰今乃知道
子預倣章侯豈道子亦杜撰耶家大人官暨陽
時得交章侯數同遊五洩余時方十三齡卽得
以筆墨定交辛巳余謁選再見於都門同金道
隱伍鐵山諸君子結詩社章侯謬好余詩遂成

莫逆交余方赴濶章侯遽作歸去圖相贈可識
其曠懷矣後十餘年再見湖上冊中所存皆在
孤山小閣中爲予作者章侯兒時學畫便不規
規形似渡江榻杭州府學龍眠七十二賢石刻
閉戶摹十日盡得之出示人曰何若曰似矣則
喜又摹十日出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則更喜
蓋數摹而變其法易圖以方易整以散人勿得
辨也初畫楚辭像刻于山陰再刻水滸牌行世
及崇禎間名入爲舍人使臨歷代帝王圖像因

得縱觀大內畫畫乃益進故晚年畫博古牌略
示其意章侯性誕僻好遊于酒人所致金錢隨
手盡尤喜爲貧不得志人作畫周其乏凡貧士
藉其生者數十百家若豪貴有勢力者索之雖
千金不爲榻筆也一齷齪顯者誘之入舟云將
鑒定宋元人筆墨舟旣發乃出絹素強之畫章
侯科頭裸體漫罵不絕顯者不聽遂欲自沉於
水顯者拂然乃自先去浼他人代求之終一筆
不施也以此多爲人詬厲年五十六卒於山陰

存詩一帙余爲藏之後以歸其子曹秋岳曰老
蓮道友布墨有法世人往往怪之彼方坐臥古
人豈顧餘子好惡程翼蒼曰老蓮人物淡得古
法不意山水亭榭蒼老潤潔亦復不讓古人方
輿三曰北宋間次平南宋張敦禮徐改之專借
荆關而入自脫北僭躁氣然設境未能如老蓮
之高曠楊猶龍曰予辛卯于役八閩定交櫟園
酒闌燈炮抵掌天下人物未嘗不首推章侯也
歸而索晤於錢塘握手歎然不似初相識者爲

予作畫數幅高古奇駭俱非耳目近玩珍藏篋
筭庶幾此遊不虛笑當年陸賈徒囊中千金耳
何期神物秘惜世無桓宣武竟爲盜資可勝歎
哉黃仲霖曰予以癸未別章侯於燕明年從金
道隱郵筒得章侯書併書畫扇意存諄戒惟此
老自無雷同語耳己丑過虎林從南生魯署見
章侯爲作寫生圖數十種雄奇凸凹予謂吾黨
當爲老遲惜此腕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遭
龍虎鬼物收攝又明年櫟園出函冊四部示余

余見章侯畫益夥如見章侯蓬首赤體右手持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擦口張目談天下古今事此而不遭龍雷收攝也者當有神氣元命護持之予薄命人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生魯乞圖卽向櫟園乞冊耳章侯爲諸君子所歎如此

憚道生

憚道生向後更字香山香山爲高材生治詩以制義名世晚乃棄去獨工畫高自位置恥與平

流伍常以十幅贈余傲然曰今人畫特描金匠耳又常題畫貽余曰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似無而有愈甚其嫩處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道也晚年尤縱橫如意妙極自然蓋其往來齊魯間最久嘗登泰岱得山水雄渾之趣故其落筆非凡近可擬王于一日香山如老將橫刀砍陣筆墨所到山不暇樹雲不暇懶沈啓南後一人也然頗爲俗筆所詆良由胸中多數行書少輕媚習氣耳詩文皆然豈獨

畫哉余在青齊得其三四巨幅是最得意筆著
畫旨四卷張爾唯太守屬孫阿漚序而梓之香
山去世棗梨遂不可問

邵僧彌

邵僧彌姑蘇人性孤癖詩畫極爲吳人所重隱
於瓜疇自號瓜疇老人張瑤星遺題秋水圖云
蒹葭秋水一船移自對空江玉笛吹好景見前
誰寫得月痕猶識邵僧彌又爲余作結茅圖季
介菴止題曰山溪木性枯於石竹引泉聲冷到

扉此中人知非附熱者李劬菴念慈題蕭疎岑
寂無處落些子喧熱而生氣殊王坐此中者當
得靜悟許有介友題江舟燈火之間得觀此幀
卽欲置身其間紀伯紫曰吾猶及見僧彌伸紙
用筆蓋惜墨如金者朱近修題一幀危峰密樹
隱花宮驢背秋風獨聽鐘一自乾坤兵革後丹
青畱得六朝松梅杓司題陰森古樹能藏寺歷
亂奇峰欲挿天獨客騎驢知賞咏想應胸次得
蕭然曹顧菴曰僧彌爲吳中高士窮約而處已

二十餘年梅村先生爲誌其墓今觀其筆墨間多有寒氣宜其貧而歿歟

鄒衣白

鄒衣白先生画法全撫子久晚年應酬之筆皆出捉刀人惟有阿誰章者爲其得意筆先生收藏宋元名蹟最富故其落筆無一毫近人習氣晉陵吳問卿家藏子久富春山圖長卷爲子久生平第一画先生極愛之比之右軍蘭亭屢欲求售不可得時時借觀每一過目輒題其後後

問卿歿欲以此圖爲殉病篤時投之火中旋卽
竝憤其子急以他卷易之已焚前一段矣其子
卽攜致先生高索千金時先生方困乏無力售
之把對浩歎復題數百言于後以紀其事悵悵
者月餘其嗜古之癖如此宜乎其画超凡入聖
也先生小幅更難得予所得亦不過數幅張瑤
星題云衣白先生画多寥寥數筆不求工好而
爽氣逼人自有生趣此幅巖崕溪秀屋宇錯落
橋磴參差於六法中無不具備文心之不可測

如此李屺瞻題隱溪峭拔簡潔孤秀画家懸腕
中鋒而無荒雜枯寒之病者近代僅觀先生風
格性情畢見是幅鄒程村題先伯大父中丞生
平筆墨矜重不輕爲人作画或有偶落數筆爲
門下生所足成者亦稱善本今人悉目疎曠歷
落者爲真蹟謨家有其爲先大父中憲公所繪
數幀又極曲折細潤知爲晚年得意筆似未可
一例觀也王阮亭一絕云雲嵐半幅落人間衣
白山人去不還却憶題詩東澗老夕陽粉本出

關山末七字虞山題先生画句也虞山晚年號東磻遺老

祁止祥

祁止祥字佳山陰人行五世培中丞之從兄予同門文載之胞兄也丁卯舉於鄉數入春明不得志常自爲新劇按紅牙教諸童子或自度曲或令客度曲自倚洞簫和之借以抒其憤鬱甲午冬送予北上過金陵畱予家一月至維揚始返舟中爲予作山水花卉四十葉又別爲數小

頁畱一詩別余曹顧菴曰止祥書不在董文敏
右画則入荆關之室詩文填詞皆有致能歌能
奕能圖章以至奕錢蹴鞠之戲無不各盡其致
以名孝廉隱於梅市蓋異人也

讀畫錄 卷之二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延編次

翁壽如

翁壽如陵閩之建寧人工畫能詩小楷圖章分
書皆有意致伙稱大戶滿而酒痕然卽甚醉亦
無少酒態人懣就之每置酒高會無壽如弗歡
也君画初多陶氣遊秣陵從程端伯少司空遊
畫乃一變已又移家公路浦時彭城萬年少孝
廉亦移此晨夕過從畫又一變壽如畫屢變遂

臻極境江以南翕然稱翁陵翁陵云娶小妻將
終於淮上已忽思歸攜家從陳階六使君返及
歸而廬舍不存親弗死已殆盡復淒然欲還公
路浦江南酒伴亦恆望其來然老矣又空囊不
能出戶也

姚簡叔

姚簡叔允在山陰人常流寓秦淮簡叔作畫一
洗浙習盡萃諸家之長而出以秀韻然每見能
令人靜穆不似近人但以浮艷悅人耳目也予

從胡念約得其小冊十二幅皆自江南入北地
紀所見名勝幅幅皆有意致王貽上使君最愛
其秦淮一幀題云予在白門作秦淮絕句二十
章注此部琬謂可作秦淮竹枝詞又有句云朱
樓映水皆成綺綠柳垂條漸拂波披此如覩昔
遊又題予最愛程孟陽詩最憶西風長板橋笛
牀禪閣雨蕭蕭而今畫裏猶知處一抹寒烟似
六朝旣錄邵作因并書之陳其年維崧題紅板
橋東白石祠烏衣巷口綠楊枝誰人重寫臺城

景愁殺多情老畫師予與胡元潤八開舟中同
披此圖感當時之盛得四律王勝時謂當書此
後因書之紅兒家住在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
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
湘簾緩舉慢歌輕繞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
聲只在板橋西 二曲曲銀河蕩晚霞蘭叢玉瑟
間琵琶暗潮夜濕依欄石細雨朝開隔岸花菡
萏無心臨翠蓋芙蓉有意映窗紗雲鬟月底渾
難盡更向垂楊密處遮 三不分合歡夜不開吹

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波去花氣將眠過
渡來曲曲鴛鴦流艷夢垂垂楊柳綫淡杯一生
明月秦淮好過眼烟雲第幾回四拂水藏鴉弱
自持輕寒簾外影離離風吹香動花無骨露逼
歌清月有絲漁笛暗隨紅雨落酒罇閒受綠陰
支鍾山松老雲霞漫近日金陵客不空簡叔在
日自矜其筆墨不多爲人作常遊予鄉久畱雪
苑予訪之侯氏昆季不能得人有持多金往山
陰購之者亦不能得其一水一石

程孟陽

程孟陽歛人移家嘉定與婁子柔唐叔達李長
蘅善謝象三爲刻嘉定四先生集孟陽浪淘集
松圓閣詩極爲錢虞山推重畫不多見余僅得
其數筴並冊中一二幅而已虞山題孟陽最矜
重其畫不輕爲點染此幅真吉光片羽人間不
多見也近有吳中畫家僞作孟陽一冊屬余題
識予面斥之不懌而出今爲櫟園題此幅孟陽
當爲默舉矣曹顧菴題僕年二十四五時尚得

見孟陽先生淡靜枯淡如淡山學道人頗相期
待比以管樂今暮齒年五十病苦憂患無所成
就有愧先生多矣喬松古藤之下恍然見之不
減在彷彿華林時握麈支頤也王貽上曰松圓
詩往往有畫想觀此乃如見其詩

胡長白

胡長白宗仁一字彭舉上元人畫白文五峰伯
仁來晚出入王叔明黃子久二家其筆意古質
頗有五代以前氣象貌傲岸高蹈絕俗晚年衲

衣拄杖反手徐步修髯從風見者目爲神仙中人八分書學禮器碑無一點俗態工詩本富家子老而食貧不謁時貴時人重之長白盡所傳最少余與其姪元潤交廿年冊中僅得其二幅當時矜貴可知矣長白與伯敬札子云公詢寒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行世所稱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學畫華門畫掩茗椀爐香間闍筆盈案妄擬堆笏滿牀昔人一門五貴七

葉蟬聯想如是耶公閒之得無噴飯觀此札可想見其家庭之樂君詩二千餘首極爲竟陵所賞如花落竹堂靜烟消石屋空殘月半窗白寒星徹夜疎一水帶寒月孤村幕夕烟貧惟尊酒在詩豈衆人傳渚雲乍去猶拖水山月初生不過林人從淺水過路向半山通岸楓紅隱寺湖水碧連山皆詩中畫也惜無力板行相傳長白家武學右袁府巷偶鋤園地鏗然有聲見一研山其下長可尺許高數寸峰巒峭崿森秀紋如

胡桃色黝然真几案間佳物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九華自爲記佳物固爲高士出哉

胡元潤

李君實嘗言作畫惟空境最難以余所見善於用空者其惟胡三弼公歟弼公一字元潤卽長白之猶子玉昆也君性孤僻作畫如之用筆設色好作縹緲虛無態故咫尺間覺千萬里爲遙余蓄畫冊自君始入手便得摩尼珠散瓊碎璧不足辱我目矣予識君緣方密之密之辛巳冬

偕君過灘密之南去君獨畱後此數與往返患
難中時復相從故余存君畫最多爲君賦詩亦
獨多長歌外盡錄於畫冊上報君藍縷華路之
功也

汀署聽雨有懷胡三元
潤時元潤寓予省署

孤燭全無寐雨聲

入夜驕旅愁增老病鄉夢隔雲霄別去踪無定
同來信亦遙終宵難更聽不悔種甘蕉

送元潤
返白門

頗欲畱君住能還亦我私慮親開遠信仗友飾
歸辭疲硯分燈倦勞魚任字遲秦惟春信好弱
柳綠絲絲

又

度嶺時無幾言歸每謂遲悲予連

歲住更切老親思
剋客迷勞劍殘書
借倦卮煩

君安我友瘴濕漸相宜

雪舫送元潤

小閣傳知載荒

園學種瓜貧能堅
旅骨交足世寒家
入夢三眠

柳移情六出花何
時芳草岸相對數
歸鴉

夢至元潤

家見所餞菊

只似曾過境柴桑
處士居人皆漢魏
上

花亦義熙餘質朴
無繁卉蕭條伴野
蔬此中真

自好肯更憶吾廬

又

東籬一二畝約略
早秋時

微雨侵花檻寒風
吹酒卮主人欲採
贈坐客解

吟詩將去頻相挽
殷勤有後期

又

訝予猶未返

遠道亦能來自謂初能遂因君晚更開渾忘新
雨雪苦憶舊莓苔頓首加餐餽家園努力回

又

亦有生平約烟雲逐處遮半林霜後路一月眼
中花枝較看時勁葉從何日加踉蹌輕別去城

上噪寒鴉

雲門送元澗

芳巖君能到雲門得暫停鬚

眉空似雪踪跡尚如萍冷署三竿臥遙山九點

青畱人不肯住修竹雨溟溟

又

論交真耐久幾

日盡成衰雪後同過嶺潮平自渡灘閒身能去

住老筆更紛披所歎稱君友惟工送別詩

送元澗返

白門與君同住古青溪五度燕山並馬蹄垂老措
身知坎窞生還藉爾作端倪清尊釁黷春雲亂
碧樹參差夕照低回首廿年霜雪路全交只剩
數行啼

初聞徙塞外
信寄元潤

柴車毳帳擁風霾區脫天

高孰與偕一帶黃雲連戍堡半生明月夢秦淮
書殘尚冀同心續骨老憑教絕塞埋消息從今
難更達淡厄北向重君懷

又

已荷殊恩放逐臣

枉君江上待垂綸荷衣蕙帶青門客
蓆帽柳飄紫塞人孤雁欲銜霜後葉
哀笳不吹戍前春桃

花艷勒宵征馬莫道遼陽信未真

與元澗

君家兄

弟予兄弟二十年前訂古交眼底何人爲續客
林中許我結重茅長貧只令終身醉漸老猶慚
百念消莫憶燕齊閩越路門前芳草費推敲後
人讀諸詩可以知予之與元澗矣

程正揆

程正揆字端伯別號青溪道人書法師李北海
而丰韻蕭然不爲所縛嘗欲作臥遊圖五百卷
十年前予已見其三百幅矣或數丈許或數尺

許繁簡濃淡各極其致然矜貴不肯輕以與人
惟于石和尚無所怍耳查二瞻題云昔人論書
云既得平正須追奇險青溪先生今之所書名
家也書畫無二致詎不間然張璠星題云長康
右丞諸公皆以士夫作畫故皆能造入神妙宋
時畫學猶分士流雜流俱令治大小經仍讀說
文爾雅方言釋名等書安其下筆不苟也子畏
學畫於東邨而勝東邨直是胸中多數百卷書
耳此事固當讓青溪獨步矣

釋無可

無可大師予庚辰同榜方密之也公名以智幼
稟異慧生名門少年舉進士自詩文詞曲聲歌
書畫雙鉤填白五木六博以及吹簫撾鼓優俳
評話之技無不極其精妙三十歲前極備繁華
甲乙後薙髮受具耽嗜枯寂龕衣糲食有貧士
所不能堪者於是謝絕一切惟意興所至或詩
或畫偶一爲之然多作禪語自喻而已不期人
解也施尚白云予昔同無道人自蒼梧抵廬山

見其乘輿作畫多用秃筆不求甚似嘗戲示人曰若猜此何物此正無道人得無處也拈此二則則道人之禪機畫亦露一斑矣

石谿和尚

石谿和尚名晃錢一字介丘楚之武陵人幼而失恃便思出家一日其弟爲置氍毹巾禦寒公取戴于首覽鏡數四忽舉剪碎之并剪其髮出門徑去投龍三三家菴中旋歷諸方叅訪得悟後來金陵受衣鉢於浪杖人杖人淡器之以爲其

慧解處莫能及也公品行筆墨俱高出人一頭
地所與交者遺逸數輩而已繪事高明然不輕
爲人作雖奉以兼金求其一筆不可得也至所
欲與卽不請亦以持贈予從瑤星張子與交因
乞作冊子數幅公欣然命筆自題云殘山剩水
是我道人家些子活計今被櫟園老子奪角爭
先老僧祇得分爐頭半箇芋子且道那半箇
他日覩而再與一頓方邵村題其畫云曲曲村
墟歷歷真長鏡不共短筇論非關筆墨多殘漏

老衲山樵自隱身瑞星云舉天下言詩幾人發
自性靈舉天下言盡幾人師諸天地舉天下言
禪更幾人拋卻故紙摸著自家鼻孔也介大師
箇中龍象直踞祖席然絕不作拈椎豎拂惡套
偶然遊戲濡吮輒擅第一此幅自云效顰米家
父子正恐米家父子有未到處所謂不恨我不
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耳

釋漸江

釋漸江歙人本江姓爲名諸生甲申後棄去爲

僧喜做雲林遂臻極境江南人以有無定雅俗如昔人之重雲林然咸謂得浙江足當雲林隱居齊雲不妄爲人作冊中二幅汪舟次索以相贈別有一二立幅則君以寄余者君未五十沒畫亦貴重其門徒贗作甚多然匡骨耳此直須另覓雲林矣

周靜香

周觀察靜香荃吳門人畫宗倪董大士相尤得古法李次公題其畫云視荆關稍潤較董巨微

枯此真不爲古人所束縛者迂翁有云非王蒙輩所能夢見倪閣公曰每歎古人用筆之際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能見之地故人莫能及美人之光可以養目觀靜香畫亦然靜香常做元人作絕交圖蓋別有所感云葛雲芝題曰忽聞車馬來俗務敗人意相望了不關曠然隔天地程幼洪和之劉峻廣絕交此論冷人意金畫試求交踟天而踏地靜香罷青州政歸長齋閉戶罕與人接余過吳門靜香以札招余曰僕所居園

雖無奇觀然是顧青霞宿構頗爲閒嬾客所稱
石不奇映以老梅頗有致樹不多參錯以石頗
有映帶池不廣然垂柳拂之頗如穀室不甚幽
然不燥不濕頗可坐臥室中所懸畫雖太舊然
是李營丘手蹟董文敏三過而三跋之頗爲識
者所賞酒不甚清然是三年宿醞多飲頗不使
唇裂主人雖老然不憊頗能盡日奉客歡櫟園
以公事至雖忙然頗可偷半息暇一徘徊樹石
間看舊人畫聽老夫娓娓述吳中逸事以佐飲

天下無不忙者况服官然天下事亦忙不得許多且過我飲爲是讀此札可想見此老胸次

王石谷

王石谷輩常熟人自號烏目山人少從王烟客太常遊太常精于繪事且收藏古蹟最富石谷揣摹盡得其法倣臨宋元人無微不至吳下人多倩其作裝潢爲僞以愚好古者雖老于鑒別亦不知爲近人筆予所見摹古者趙雪江與石谷兩人耳雪江太拘繩墨無自得之趣石谷天

資高年力富下筆便可與古人齊驅百年以來
第一人也已酉顧予于白下時予已謝督精石
谷寓續燈菴爲予作大小十六幅老年患難頗
藉以自遣石谷苦心於此中二十餘年於予頗
有知己之感自題其畫與予云嗟乎畫道至今
日而衰矣其衰也自晚近支派之流弊起也陸
張吳遠哉遠矣大小李以降洪谷右丞逮於李
范董巨元四大家皆代有師承各標高譽未聞
衍其餘緒沿其波流如子久之蒼渾雲林之潛

寂仲圭之淵勁叔明之淺秀雖同趨北苑而變化懸殊此所以爲百世之宗而無弊也洎乎近世風趨益下習俗愈卑而支派之說起文進小僊以來而浙派不可易矣文沈而後吳門之派興焉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挾董巨之精後學風靡安以雲間爲口實瑯琊太原兩王先生源本宋元媲美前哲遠邇爭相倣效而婁東之派又開其他旁流緒沫人自爲家者未易指數要之承訛藉舛風流都盡聲自齟時搦管伋伋窮年

爲世俗流派拘牽無繇自拔大底右雲間者淡
譏浙派祖婁東者輒詆吳門臨穎茫然識微難
洞已從師得指法復於東南收藏好事家縱攬
右丞思訓荆董勝國諸賢上下千餘年名蹟數
十百種然後知畫理之精微畫學之博大如此
而非區區一家一派之所能盡也由是潛神苦
志靜以求之每下筆落墨輒思古人用心處沉
精之久乃悟一點一拂皆有風韻一石一水皆
有位置渲染有陰陽之辨傅色有今古之殊於

是涵泳於心練之於手自喜不復爲流派所惑而稍稍可以自信矣先生爲藝林宗匠尤於繪事素所研精遂盡發二十年探求之業默取所見宋元諸蹟雜爲樸斲凡一十六幅彙成一冊并自述所歷甘苦與時俗宗趨之弊與蒙教益蓋亦騏驎長鳴於伯樂龍劍耀采於雷公士遇知己不能自護其短耳自敘若此可知石谷之於畫矣予收合畫冊五十帙前後幾四十年得石谷最晚而蒐羅之役亦畢於此庶可以歷多

寶船也王阮亭嘗題其畫云不必千金買范寬
天機絕處到應難太常無恙廉州在畱取三王
畫苑看廉州元照太守也其爲名流賞識如此
方邵村

方侍御邵村名亨咸坦菴太史仲子少年科第
爲名執法吏治文章之外精于八法旁及繪事
早年不過遊戲筆墨患難後自塞上歸一借不
聿舒寫其抑鬱無聊之氣故其畫更進海內士
大夫以畫名家者程青溪頗見山及侍御可稱

鼎足然侍御足迹幾遍天下五嶽之外如黔茶
武夷羅浮之奇無不遍歷匡廬黃海又其庭戶
間物耳故其所見無非粉本不規規於古人此
所以更勝於古人也侍御從兄無可和尚爲子
同譜兄弟兩家患難中復與其弟與三結兒女
姻故侍御甚愜予雖甚愛重其筆墨而於予無
吝也年來爲予作不下數十幅嘗與予論畫云
半千畫士士畫之論詳矣確不可易覺謝赫畫
品猶有漏焉但仲逸品於神品之上似尚未當

蓋神也者心手兩忘筆墨俱化氣韻規矩皆不可端倪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一而不可知之謂神也逸者軼也軼於尋常範圍之外如天馬行空不事羈絡爲也亦自有堂構窈窕禪家所謂教外別傳又曰別峰相見者也神品是如來地位能則辟支二乘果如兵法神品是孫吳能則刁斗聲嚴之程不識逸則解鞍縱臥之李將軍能之至始神神非一端可執也是神品在能與逸之上不可槩論況可抑之哉半千之所

謂神者抑能事之純熟者乎總之繪事清事也
韻事也胸中無幾卷書筆下有一點塵便窮年
累歲刻畫鏤研終一匠作了何用乎此真賞者
所以有雅俗之辨也豈士人之畫畫逸品哉我
公精於讀畫者必不河漢予言

王子京

王子京使君遂蜀人不以畫名偶然落墨便有
出塵之想丙戌與予同官江南爲予作一二小
幅筆意在黃子久吳仲圭間袁荊州籀菴題云

畫法卽書法所在盡至脫化諸格卽書家所謂
離鈞也子京生處活處與作家迥別張瑤星題
云冉冉綠陰中位置層軒好松外亭空天更空
天濶孤亭小石壁絕躋攀明月聞長嘯壁後還
藏千萬峰峰際閒雲繞

姜綺季

綺季名廷幹山陰大宗伯子風流倜儻詩畫文
章無不登峰造極繪事山水外猶精寫生龔半
千題其所臨崔白花卉云綺季名家子所藏佳

蹟甚富如崔白艾宣丁昉之流皆極力摹寫非
今人隨意所到不事章程也綺季能世其家學
可出而撒鹽和梅而故效兒女子施朱調粉此
非吾黨所能測也

龔半千

龔半千賢又名豈賢字野遺性孤癖與人落落
難合其畫埽除蹊逕獨出幽異自謂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信不誣也程青溪論畫於近人少所
許可獨題半千畫云畫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

境界也北宋人于丘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
枝瘦石無一筆不繁通此解者其半于平半于
早年厭白門襍造移家廣陵已復厭之仍返而
結廬於清涼山下茸半畝園栽花種竹悠然自
得足不履市井惟與方龔山湯岩夫諸遺老過
從甚歡筆墨之暇賦詩自適詩又不肯苟作嘔
心抉髓而後成惟恐一字落人蹊逕醋嘴中晚
唐詩莫羅百餘家中多人未見本曾刻廿家于
廣陵惜乎無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

所係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予嘗過半畝園贈
以四律附錄之於世殊無事經年合閉門白衣
鮮墨汁烏几潤花痕亂竹三更雨空山半畝園
畏人常屏跡感激虎狼恩野老閒稱病柴門永
日關殘苔生破屨修竹蔽衰顏得酒看人醉成
詩肯自刪夢中頻過爾大月好風閒萬累已全
息荒園足自怡棋邊今態好酒外古心危妙盡
殊無意殘書若有思肩榆亦可飽努力莫言衰
彥遠今高士武林一畝田約君爲隱侶交我舊

忘年僻地誠難覓同心亦可憐
懷人真隔世獨坐聽鳴泉
彥遠胡介與半千爲世外交
隱虎林一畝田